

远航



■陆颖墨

名家讲述 生活远比小说神奇

“西昌”舰要走了，是最后一次远航。

舰长肖海波下达起航命令时，眼睛像是飞进了小虫子，眨巴了好几下，细心的副舰长发现了，明白那是怎么回事，于是自己的眼圈也红了起来。

“西昌”舰悄悄地驶离了海军博物馆的码头，它走得很沉重，似乎满腹心事。在舰桥上的肖海波看了看手表，已是凌晨两点，他朝左前方张望了一下，整个城市都熟睡了，父亲这时候真的已经睡着了吗？会不会从梦中惊醒？

父亲叫肖远，今年70多岁了，是“西昌”舰的第一任舰长。三十多年前，国产的“西昌号”驱逐舰刚刚服役下水，就参加了一次海战。激战中一颗炮弹在后甲板爆炸，不知震坏了机舱的哪块部件，引起高压锅炉管道着火和严重泄漏。当时情况很危急，一旦高压锅炉爆炸，“西昌”舰只有沉没。根据险情，剩下的时间只有9分钟，机电部门一片紧张和慌乱。要命的是能够处置这种情况的两位老水兵都是海战中的新手，他们更知道形势的危急，一时都蒙了……这时，舰长肖远从舰桥冲到机舱，抓住两人的衣领，而后说：“有我在，不要急，慢慢弄。”两个水兵很快就镇静了，熟练地开始抢修。突然，舱面又传来一阵爆炸声，头顶的一根横梁朝两个水兵砸了下来。肖远冲过去，用身体挡住了。“西昌”舰得救了，肖远在医院躺了三个多月。以后的日子，无论是他担任支队长，还是舰队司令，只要“西昌”舰一起航，肖远受伤的腰部就会隐隐作痛。

昨天上午，在海军博物馆隆重举行了“西昌”舰退役仪式。选定这个日子也是因为肖远，他在舰队医院已经住了一年多了，记不清次数的化疗和放疗，已经让他铁塔一样的身子虚弱不堪。本来，医院坚决不同意他再走出病房，但是，海军和舰队首长认真研究，觉得这个仪式必须由肖远参加。经过气象部门的预测，昨天的海边无风，温度终于达到二十八摄氏度，是三月份以来唯一的好天气，终于符合医院提出的要求。

肖远从救护车上下来时，身穿脱下九年的海军中将军装，一帮医护人员带着各种抢救设备，用轮椅把他推上了甲板。“西昌”舰的每一任舰长跟在他的身后，依次走上军舰。现任舰队司令宣布“西昌”舰退役命令后，肖远缓缓地站起来，给后任的八位“西昌”舰长点名。尔后，他用沙哑的嗓子慢慢地说了起来，讲得很平静，只是详细地讲“西昌”舰年龄、吨位、各个部位的尺寸，以及“西昌”舰执行的每一次任务和受到的伤。排在最后的肖海波看到身边的几位老舰长泪流满面。这么多年，父亲从来没有表达过他对“西昌”舰的特殊情感，他不明白父亲在和军舰作最后告别时，为什么依然没有表达，甚至没有评价“西昌”舰。原以为父亲会流泪，但是没有。他命令自己，自己也别流，但眼

前还是模糊了……

不到半个小时的讲述，肖远喘着气停顿了十多次，护士用手绢不停地擦拭他额头上的虚汗。临下舰时，肖远摸着舰桥的主炮喃喃地说：再见了，老伙计，我们都退了……等我出院了再来看你。但边上的肖海波知道父亲不可能再看到这个军舰了，父亲的病情他很清楚，不可能再出医院了。正因为这样，大家才告诉他“西昌”舰要永远待在这个博物馆。父亲更不可能知道，这个军舰也要离开博物馆，去执行它最后一次任务。

肖海波已经被任命为新的“西昌”舰舰长，这是国产最新型导弹驱逐舰。新舰已经下水。最后一次试验成功后，就要服役。这个试验就是要验证舰上新型导弹的打击能力，如果仅用一枚导弹能击沉一艘驱逐舰，新“西昌”舰就合格了。而老“西昌”舰就是这次试验的靶舰。肖海波面临的，是他只有亲手击沉老舰，才能驾驶新舰进入人民海军的序列。

肖海波当然知道，过去，老“西昌”舰只要一起航，父亲腰部就会疼，所以担心老“西昌”舰离开博物馆无法瞻望父亲。为这件事，他专门与他父亲的主治医生商量多次，医生们研究了半天癌症化疗说保证没有问题，因为首长的癌症已到晚期，浑身都在剧痛，每天晚上需要注射镇痛剂才能入睡。他腰部原来的隐隐作痛和现在的病痛相比，可以忽略不计，自然也不会再察觉了。肖海波还是不放心的，为了万无一失，上级批准“西昌”舰选定在凌晨出发，这时候父亲已经在药物的作用下进入深睡眠了。

“西昌”舰缓缓地沿着海湾航行，除了左边远处海岸边偶尔冒出的点点渔火和航标灯，剩下都是漆黑一片，大海也仿佛睡着了。负责夜间值班的副舰长肖海波回自己的舱室抓紧时间休息，因为明天下午到了目的地，还要指挥新“西昌”舰参加重要的试验。

肖海波回到舰长室，躺在铺上，刚睡着没几分钟，就莫名其妙惊醒。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，他觉得有什么不对，赶紧起身穿衣奔向舰桥，问正在指挥驾驶的副舰长有没有异常情况。副舰长让他愣住了，说一切都正常。肖海波看确实没有什么事，但就是不想离开舰桥。他找了个理由，笑着对副舰长说：新“西昌”舰靠电子信息系统指挥，指挥室在舰艇中心舱室，外面什么情况都在屏幕上一目了然，上舰桥来的机会也不多了，我就在这再待一会儿。刚说完，信号兵报告左侧海岸边山头有信号。

副舰长说：“是不是睡迷糊了，这个山头上没有信号灯塔。”肖海波也知道信号兵肯定弄错了，这段航道他太熟悉了，左边山头是……忽然他身子一激灵，跳了起来，赶紧拿起望远镜朝山顶看去，马上呆住了。山头上有一个小亭子，亭子里有几个人，父亲肖远坐在轮椅上，正用手电朝军舰发着信号，反复只有两个字：去哪？肖海波知道舰队医院就在山那边，医院离这个山脚有几公里，这倒并不要紧，因为有公路。问题是山脚到山顶的

石阶路有一公里多，父亲是怎么上去的。无论是抬、背，医护人员固然辛苦，父亲的病躯要承受多大的痛苦和危险，更不用说现在夜里海风很大，很冷。这一切他没法细想，因为父亲的信号还在问他，他必须赶快回答。

父亲果然没有被瞒住，镇痛药能镇住癌症病痛，却无法割断“西昌”舰对他的牵引。他觉得关于“西昌”舰的一切，他是无法隐瞒父亲的，现在只有将全部真实情况告诉父亲。但是他遇到一个技术难题。因为这次导弹试验密度很高，信号灯的语言是全世界统一的，如果现在用信号灯告诉父亲，那就会严重泄密，怎么办？

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，常常和一帮小伙伴们光着屁股趴在沙滩上，等待着父亲们出海归来。那时，国产驱逐舰还没下水，父亲还是快艇艇长。记得有一次，因为小伙伴的父亲没有回来，父亲对那小伙伴说：“你爸爸远航去了，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”多年以后，肖海波才知道那个叔叔在战斗中牺牲了。他马上对信号兵说回信：军舰要去远航，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但只走很短很短的时间。

父亲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但依然不担心，又问：远航？

肖海波回答：是，就像我小时候那个叔叔远航一样。

父亲那边又问：为什么？真是最后一次了吗？

肖海波回答：是最后一次，也是第一次。

父亲那边停了一会儿，又问：第一次什么时候？

肖海波回答：很快，但是军舰变年轻了，就像您当年第一次见它一样年轻。

一会儿没有回信，军舰快要驶远了，肖海波命令放慢航速再等待一会儿，终于父亲回信：我真羡慕它，能在轰轰烈烈中远航。

军舰渐渐远去，山上再也没有信号发出，肖海波这才发现自己刚刚读懂父亲。这时，他在望远镜里惊讶地看到，父亲的眼角闪着亮光。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。

一个月后，按照肖远的遗嘱，在我国最新型的导弹驱逐舰——“西昌”舰上为这位老舰长举行了海葬。



陆颖墨 军旅作家

1963年出生于江苏常州，现在海军某部工作。1987年在《当代》发表小说处女作，1991年加入中国作协，曾获鲁迅文学奖、小说月报百花奖、当代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。著有《海军往事》《寻找我的海魂衫》《白手绢，黑飘带》《中国月亮》《远岛之光》《军港之夜》等，作品曾入选数十种选本。

他哈哈笑起来，说，手机不保密啊。我说，你打我办公室吧。

一念间，想起他牙白面黑的脸，响铃，拿起话筒。

我说，你这几年忙什么？

他说，每天进行设备维护，进行基本练习，一直在梳理专业心得。第27年兵，还有二三年，我想留下点东西。我觉得对于训练，就是看战争中有没有用。

我说，是。

他说，有些不起眼的东西，或许会在未来战争中的关键部位、关键时刻，发挥关键作用。你懂得，如秘密潜入、小组突袭、斩首行动！

我说，明白，你是说战场重心。克劳塞维茨说：“如果敌人的军队是敌人起主要作用的力量，就粉碎这支军队！”……

他又笑了，感觉他笑得有点嫉妒。他说，我没你读书多。但我知道，打仗就是要打敌人最要命部位。

说着，说着，从他言语间散出一丝丝伤感来。他说，我从没有放弃精武报国之心。即使，过几年我离开部队，我也会终生幻想：有一天敌人来犯，我重新入伍，马革裹尸，光荣千古！

他的话，让我动容！

一日为战士终生是战士，这不是士兵的灵魂吗？

说了半天，这“飞士官”谁啊？

他叫宗道辉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士官，南部战区某部班长兼遥控技师。

插图 朱凡



微纪事

微乎，四两拨千斤

慎独慎微老实人

——唐亮上将的故事

■吴东峰

楔子

唐亮将军(1910—1986)，中等身材，苍颜白发，精神矍铄，“许诺”而无言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南京军区召开迎春老干部座谈会，向守志司令员主持。与会者均为驻南京部队身经百战、威名显赫的离休老将军。当会议进入发言环节，向守志走向坐在侧位的苍颜白发者，躬身与之耳语，老者点头“许诺”而无发言；会议结束，向守志又走向苍颜白发者，躬身耳语再三，老者依然点头“许诺”而无发言。

会后，笔者问与会者：苍颜白发者谁？答：老政委，上将唐亮。

1 “陈唐，陈唐，势不可挡”

解放战争时期，唐亮将军先后参与组织和指挥了宿北战役、孟良崮战役、转战鲁西南、攻克洛阳、豫东战役、淮海战役等战役，战功威名十分响亮。

“陈唐，陈唐，势不可挡。”这是解放战争中人们对华野三兵团部队的赞誉。“陈唐”者，即三兵团司令员陈士榘、政委唐亮两上将也。

淮海战役中，三兵团两次出征，连战连捷。

第一次是第一阶段追击和围歼黄百韬的过程中，“陈唐”率三兵团紧随追击部队，穿插陇海路，飞越大运河，迅速进入碾庄以南地区展开阻击，并指挥路南追击部队六、九、十一纵，配合路北的四、八、十三纵，有效地合围了黄百韬兵团。

之后，“陈唐”再次受命率部参加最后围歼黄维兵团之战。率前指和三纵、鲁中南纵和特纵一部转赴双堆集战场，统一指挥野南集团王近山、杜义德之六纵、华野七纵、三纵等部，合力围歼黄维兵团的核心阵地。是役于12月14日傍晚发起总攻，至15日黄昏，黄维兵团被围困19天之久，终被消灭。

1948年9月，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。唐亮将军在战役的筹划和决策中亲自起草《关于攻济打援的政治动员令》，提出了“打下济南府，活捉王耀武”的响亮口号。这是野政工作组下部队回来汇报时，谈到兖州战役下一步进攻目标的说法。时任华野政治部主任的唐亮将军，立即把这个说法，提升为攻济南战役的战斗口号。这个口号，参战的主力部队、地方部队、民兵和支前民工人人皆知，化为了巨大的精神力量。战役中，济南守军首领、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果然被我军活捉了。

唐亮将军回忆言：提战斗口号，主要是为了打“明白仗”，不打“糊涂仗”。要干脆有力，朗朗上口。一个好的口号，自己听了鼓舞，敌人听了害怕。

欲知后续如何，请看下回分解！

插图 朱凡



长征

第4098期

长啸

曹慧民

在这个凛冽中不时萌动着早春气息的隆冬，我庄重地面对了一次大海。海水与火焰激烈咬噬，升腾……

我谈陆颖墨的《远航》，犹如谈沧海。从浅海谈到深海，从海面谈到海底——那是千百年来优秀文学作品独有的令人神往的精神世界。

老舰长站立在一座峻拔的山峰，从海上看过去，我想一定如灯塔一样。而光，就从他闪着泪光的双眼迸发出来。它比海明威那个老人的眼光更锋芒锐利，直逼人心！

某一时刻，我还听到了沧海一声啸。开始，是老舰长的“扣舷独啸”，继而化成集体的歌唱和鸣。长啸是吐气纳息，极致抒怀。中国人善“啸”，而以中国军人的“啸”最为壮怀激烈，瑰奇崔嵬。“人有所思则长啸”，啸声中，有社稷的忧患，也有激扬的远志；有岳岳怒发冲冠的豪放，也有方志敏气贯长虹的悲壮……

《远航》以两代风流，长啸一曲军人献身使命的壮歌，并用文学的形式昭示：“以人的资格而献身，是壮丽的献身。它使人想起在高耸的崖角上奋飞的鹰，想起扑向岩顶的狮虎，想起拔剑起舞的英雄。以奴才的资格献身，是卑微的献身。它使人想起残冰的破碎，泡沫的溃灭，败叶的飘落，使人想起老鼠自我啃噬的可怜的惨相。”

插图 朱凡

军营新传

非虚构的时鲜故事

《史记》中记载“飞将军”，我说的是个“飞士官”。

《史记》上说“匈奴闻之，号曰‘汉之飞将军’”“有所冲陷折关及猛兽”，说李广常冲锋陷阵、抵御敌人、格杀猛兽。这个“飞士官”没经过战争，却一直思慕着战争，随时准备着战争。有一点，他绝对超过李将军：他真会“飞”！

1997年，他入伍第7年。

秋，桂林。

一场“国际滑翔伞优秀选手邀请赛”战幕拉开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滑翔伞高手，华山论剑。

2000米高空伞花点点，女空散花般当空舞蹈。一面红伞很是耀眼，顺风、逆风、正滑、倒滑，动作干脆利落，红伞画出的弧线，如夜空中萤火虫的飞行轨迹，优美、柔韧、连贯。

突然，气流变化，不少伞纷坠下。红伞也被气流吹向一边山头飞去，仿佛要擦到山了，“飞士官”巧借一股气流，逆势攀升……赛毕，他的团队获团体第一。

三年后，“飞士官”参加某航空俱乐部培训。到飞行俱乐部学飞行，多是企业领袖、商界老板。学习之余，一些学员喜欢到俱乐部的KTV包间、卡拉OK厅活动活动。可这个人，不为所动，有定力啊！

嘿，“飞士官”

魏远峰

在别人对他评头论足的时候，第二件事发生了。

一天正吃饭，窗外一只老鹰，落在了一棵树上，他放下碗筷追出去，跟着老鹰满院跑。一直到老鹰飞远了，才回来。迈入饭堂，一张张惊异的脸对着他，士官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观察老鹰起飞、滑翔、盘旋……”从此，得了“飞痴”雅号。

结业考核，4个理论科目全获“A+”——傲慢苛刻的英国教练(皇家空军退役飞行员)，拳头“咚咚”捣在他胸脯上，说“OK、OK，非常OK！”之后，他成为全军动力飞行的“头雁”，一名战士教官，培训出了一批批学员，功莫大焉——又与李将军像了：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”

2001年，他入伍第11年。

冬，海南。

他测了测风向，迈步前行，像个大大

侠。天公不作美，云层渐厚。飞行器安全飞行风速6米/秒为宜，可气象站测得风速14米/秒，风速“有点二”。可检验飞行器在渡海登岛作战中的运用，前无古人，意义非凡。

护航直升机整装待发。彼时，他成了绝对焦点——期待的、好奇的、担心的，种种目光聚焦他。他心中很有些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的意境。头戴飞行头盔、身穿飞行服，酷如施瓦辛格，飞身跨上飞行器，飞行器轰鸣中升空。

这时，天空下起雨来，细雾雨飞洒，打得头盔啪啪响。好不容易细雨过了，又遇到积雨云，直升机因天气恶劣返航，可他还在海面上空！他深知不能惊慌，对副驾驶说：“不要怕，有我呢！”

整个过程中，还要论证飞行器避开雷达探测最低飞行高度。只见他狠命下调高度——300米、100米、15米……浪花，打在头盔玻璃上，他还在下降，飞

行器在浪涛间时隐时现。耳机中传来指挥员吼声：“06，06，危险，停止下降，停止下降！”

“飞士官”稍顿了一下，心想：停降，会失去检验飞行下降极限的机会。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！”他继续下降。高度表显示5米，已是贴海飞行。

接近目标……一阵大风，猛然掀起左翅。飞行器猛然右坠，岸上的政委、参谋长等“噌”地跳起来……

有惊无险，一片欢腾！

2016年，他入伍满26年、第27年。冬，元旦刚过，南粤。

我几经辗转打通他的电话。谁？一瞬间，我感到他的声音有了一些沧桑感。这就是生命的质感吧？毕竟，44岁的人了。我说，我，老魏，作家老魏。